

世界经典 惊险小说

Shijie jingdian jing
xian xian shuo

疑惑重重



李相状 王嫣嫣 / 编著

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在教材中的女英雄，也不愿生活中少一个平凡快乐的女孩。可是事情已经结束了，时间不会倒流。我对着黑暗，告诉她，终于等来了一个说法，一个对生命尊重的说法。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经典惊险小说

世界经典惊险小说(修订本)

主 编 李相状 王嫣嫣

责任编辑 李 楠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电脑图文 姜 娜 崔 佳 王天宇

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0431-5638387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4 印张

字 数 14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06-650-0/I·47

定 价:348.00 元(共 12 册 本册 29.0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编 委 会

- 主 编：李相状 王嫣嫣
- 副主编：肖 军 刘 飒 王天宇
信 颖
- 编 委：付 华 杨 梅 郭 娜
辛国华 顾思宇 周圣婷
周 宁 晓 鑫 康 卓
滕正人 刘 影 李湘浓
- 审 校：杨 萍 姜 娜 崔 佳
- 电脑图文：姜 娜 崔 佳 王天宇
- 插 图：毛子飞 王 迹 杨紫葳
- 编辑统筹：圣泽文化
- 策 划：李相状

目 录

疑惑重重	(1)
索命呼唤	(21)
男爵王珠之谜	(28)
矿区英雄	(38)
一个人在寝室	(45)
奇怪的流水声	(51)
夜晚惨叫声	(63)
黑夜里的困惑	(69)
狮王部落	(76)
大海上的幽灵	(83)
六和弦手机	(96)
蓝格子沙发有秘密	(102)
噩梦	(113)
在你身边	(116)
关于夏天的回忆	(119)

黑白恐怖	(126)
繁花	(129)
竹花舞	(142)
情冢	(155)
七七	(168)
危险的树林	(178)

疑惑重重

(1)

刚进入银行，我就得到一次参加岗位培训的机会。

培训中心在城南，离市中心很远。我们首先找到离这个中心最近的居住点一个叫大庆新村的小区，然后再向南才找到这个培训中心。

一圈孤零零的围墙裹住了中心的全部内容。一幢宿舍，一幢教学楼，后面就是一些附属的平房。我们进去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培训人员，因此，空旷的培训中心有着与“鸟鸣山更幽”一样的味道。

上课的教室只开了一个，学生有不少，整个教室都坐满了。坐在里边的是全辖区新进的行员。我选择了最后一排位置，这个位置的好处，是可以减弱老师声音的干扰。当时我正狼吞虎咽古龙小说。

我这么偷香窃玉般地看书一直很安静，隐蔽得也很好。我的座位只有我一个人，与讲台保持着足够距离，前面的

学员为我设置了一道万无一失的安全防线。

(2)

我太专注了，甚至一点没有觉得何时身边坐了一个人。

我当时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多年的偷窃的阅读经验，使我培养成了用眼睛余光察看讲台动静能力，任何周围发生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我的警惕。然而，身边突然冒出的这个同桌，竟然是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响，好像她就是突然间出现在我身边的，然后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里。

坐在身边的是一个女性。

我可以看见她的乌黑的头发，看见她略显苍白的皮肤，看见她专注地朝讲台注视的眼睛。幸好她的脸没有对着我，不然我将与一个女孩的目光作一个难堪的交锋。我知道，那样的目光的碰撞，可能吓着的是我。幸好她的目光不给我注视的任何余地，因此，我可以较为自然地收起我惊诧的目光。

“吓死我了。”可能是掩饰如此近距离地打量一个女孩的尴尬，我轻声地嘀咕了一句。“我很可怕吗？”她掉转头，朝我嫣然一笑，也轻声地说。她那说话才叫轻，我听得到的几乎只是气息相磨擦的声音，但每一个音节的声音却异常

清晰，非常顺当地钻入我的耳朵。

“不，我是说我自己。我被自己吓死了。”

“不会吧，你可是对我说的呀。”她的轻轻的声音，仍然非常地清晰。

“算是吧，你怎么突然进来了？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是你看书太认真了。”

“不会吧，我还是关注周边动静的。”

“你呀，老师走到你面前，你也不知道。”

“不会吧?! 从没有失手过。”

“别太相信自己噢。”她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防范老师的。”我对她无力地辩解着。

正在这时，从讲台上传来老师的严厉呵斥：“最后一排的那个学员，你站起来，你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什么？”

我顺从地站起来。但心里还在咕嘟着：什么叫自言自语啊，明明是两个人窃窃私语，怎么成了我一个人说了？

(3)

我在努力回忆着她给我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可以肯定的是，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衬衫，像是一种丝

绸类的制品，稍微有些皱巴巴的。我对衣服一直没有什么感觉，但我感到她穿的那件衣服并不新，十分陈旧，袖子卷起来，露出白净的皮肤。那种白色给人一种好像很不真实的感觉

她的肤色应该是非常白的，仍然是那一种白的不真实的感觉，但那件红色的衬衫映衬着她的面容，使她的脸上罩上了一种淡淡的粉红，这无疑弥补了她脸上惨淡的基色。

很快下课了，我终于可以大声地与这个新来的同桌交谈了。

“我还是搞不懂，你怎么进来的？”我有些恼羞成怒地问她。

“管那么多干吗？”她的声音略微放大了一点，但那种气流的擦音仍然很明显。我觉得她说话的声音应该用“咬牙切齿”来形容，当然我不是说她讲话时的那种仇恨的感觉，而是纯粹指她讲话的方式。

“你怎么不从前面进来喊报告？”我追问。

“我不想。”她平和地说。

“你像影子一样突然就进来了。你怎么才来？”

“我接到通知迟嘛。已经迟到了，就应该悄无声息。”

“你挺会说理由啊。唉，算了，你是那个行的？”

“分理处就在大庆新村那儿。”

“那你用不着住宿了。”

我说完这句话，感到好像没有什么话再与她谈的了。这时候，我才发现前面的同学眼都不眨地盯着我，四周没有一点儿声音。他们的目光中露出嘲弄我的笑意，就像是看街头傻瓜的那种目光。

“你们怎么了？”我朝他们大喊。

“你今天是不是犯什么毛病了？”本行的一名同事对我说道。

我把求援的目光投向她，天哪，那个座位上竟然没有一个人，空空荡荡的。

目光向四周搜索她，她正走向教室门口向我走来，依然穿着那件红色醒目的衬衣。

(4)

之后的日子里，我更加放任自流，沉浸在古龙的小说世界中。

我的同桌总是时不时用钢笔敲敲桌子，对我废寝忘食的开小差提出警告。

对我的女同桌，我也多留了一个心眼。我发现她坐得很正，听得很认真，始终保持沉静的样子，令我对她敬佩

有加。实际上，我是很粗心的，我完全把她看成是一个同事，第一天她突然出现的神秘样子并没有使我对她猜疑什么。

每当听到桌子左边传来的有节奏的点击声，我便会扔掉古龙，抬眼注视黑板。

她的面前总是摆着一本前几年用的中行培训教材。我看书看累的时候，总有事没事地把她的书拿来瞧一瞧。我看到在书的扉页上写着三个字：严冰晶。

她上课很准时，总是在上课前的几分钟，准时从后门进来。下了课，她也坐在桌子边，一声不响地看着手里的那本旧教材。课程结束，她也是一声不吭地走出门去。

(5)

那天，好像学的是外汇课程，内容很多，理解的也很困难，不管老师在黑板上如何图解托收的全过程，我们还是莫名其妙。这次，是她惟一的没有来上课的日子。

晚饭我吃得食不甘味。放下碗筷，我就向校外走去。我记得她说过，她是大庆新村分理处的。我摸黑去看一下她所在的分理处，算聊解忧虑吧。

路灯朦胧地揭示出大庆新村中心区的几间核心门市。



看到了有一家银行，可惜是建行。再往里找，就碰到了住宅区的高楼了。我回过头再找，在另一边，还是没有找到。小区的出口处有卖小吃的摊子，我走过去，看到一位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妇女，便上前问她中行的储蓄所在哪里？

中年妇女呆呆地望了我足有半分钟，眼睛中露出一丝惊恐的神情，“你找中行的分理处干什么？”

“我的同事在那里上班。”

“你的同事？什么时候在那里上班？”

“就是现在啊。”

“不可能，中行的储蓄所早就封了。”

“为什么封了？”

“自从那里死了人以后，就封了。”

我一下子懵了，“可我明明听我的同事说她就在那上班啊。”

“上班？封了一年多了，还死了一个姑娘呢。”

“是一个穿红色衬衣……”我生生地咽下了后半句话，心激烈地跳动着。

我遇到的严冰晶已经死了？

不！她那略带调皮的眼神，她那气流摩擦般清晰的声音，她的刺向我心灵深处的笑容……我一点没有产生畏惧

之感。

(6)

我跑到位于四楼的男生宿舍的时候，大家都去吃早饭了。房间里很清静。我从枕头下翻出了那些书。有存汇知识、信贷知识、外汇知识，还有职业道德之类的书，我找出一本中行杰出青年的通讯集。这些书才发下来的时候，我曾经翻看过它们，所以对这些书中的内容还有大致的印象。

我打开那本通讯集，查了目录，翻到标题为《碧血丹心献中行》的一篇。下面小标题是：记勇斗歹徒壮烈牺牲的 XS 中行 XX 分理处青年员工严冰晶。

我几乎一目十行地阅读着那篇通讯。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儿。她出生在一九七五年。她毕业于南京金融专科学校。她上班约有一年的时间。发生事故的那一天，已接近下班，接款车已走，库存金额有一万元，两歹徒持枪令他们开门，未应，便砸倒栅栏，冲到里面抢款。严冰晶拦住，歹徒对她腹部刺了几刀，她追到门外，血流满地，拖住歹徒。后送入医院，不治身亡。

我承认她在扑向歹徒的时候，她的行为是何等的高大，

但是她付出的代价却是她的生命。

因为与她几日来的相知与相熟，我自私的想法便开始在我的心头蔓延：如果严冰晶不与歹徒搏斗，损失的只是一万多元，而她的生命还会继续。

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在教材中的女英雄，却愿生活中多一个平凡快乐的普通女孩。

当我身心疲惫地来到教室，我无力的目光扫向我的同桌的座位的时候，我愣住了。

她坐在座位上。

她的气色很好，眼睛也向门外注视着。因此，我一进来就与她的目光打了一个照面。

我几乎气急败坏地走到她的面前，对她大声地嚷道：“你给我出来！”

我的声音可能完全失控了，教室里的同学们都把目光投向我来，并且发出哄堂大笑。

“别气坏了身子，你先走吧。”她笑着说。

我走到楼梯口等她。

我注视着她的身影，注视着她的面庞，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好像从头到尾地扫描着她。

“干什么呀？看得人好恐怖噢。”她嘻嘻地笑着对我说。

我刚才积压的恼怒消失得一干二净。

我有气无力地说：“我全知道了，你不会怪我吧？”

“知道什么？为什么要怪你？”她好奇地望着我。

我拿出那本通讯集，翻开折叠起的那一页，那上面有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但我还是从那种粗颗粒的影像中，看出她的熟悉的眉眼。她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对她说：“这是你吗？”

她脸上的笑容就像是被狂风刮走了似的，面容比白绢还要洁白。她穿着的红色衣服，也没有为她的脸色增添几分鲜润。她一动不动，目光开始迷离，好像进入一种催眠的状态。

看她像是要晕倒的样子，我几乎本能地迈前一步，扶住她。她的手脚发凉，但还没有到冰凉的程度。也许她过去就没有体温，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7)

“我想对天下所有的人说，我不应该用生命的代价，与坏人搏斗，去保卫银行的钱款。”

我的头脑轰地响了一下，如果这这话出自别人的口中，肯定是一句离经叛道的话。而且，我的头脑中也曾冒出过这样的想法，也曾经想用这样的话来责问她，但当时在产

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我的心中一直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不，”我抢过她的话头，“你这样的行为是崇高的行为，你不应该为你的行为而后悔！”

“我不后悔我的动机，但我后悔自己的行为。我一直在思考，生命重要还是钱款重要？如果现在让我选择另外一种方式的话，我会让歹徒走掉，然后，我会把家里的钱拿出垫上，这样国家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我也会协助公安部门抓到歹徒。”

“我同意你这样做。”我终于大喘一口气，这正是我想表达的一种想法。

我说道：“你说的不错。最近，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报道，说一家银行的储蓄员让歹徒抢走了钱款，然后储蓄员用家里的钱垫上了银行款……”

“后来呢？”她问道。

“储蓄员被辞退了。”

“所以我期待我的这个问题有一个被社会接受的答案。就是我们要提倡一种热爱国家财产的精神，但是，在关键时刻，我是说仅仅是歹徒抢劫的那一个时刻，我们应该提倡一个观点，就是生命是最重要的，可以让钱损失，但要保住生命。”

“是这样。所以，我早上还在心里责怪你呢！”